

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

兩漢之部 下



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
中國哲學史組編







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編

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

——兩漢之部 下

中華書局



論衡

據通津草堂本并校

王充

論衡作者是後漢王充（公元二十七年——九十九年？）。王充的事迹見論衡自紀篇和後漢書本傳。

自紀篇敘他所著的書有：（一）譏俗，節義十二篇，又稱譏俗之書；（二）政務之書；（三）論衡之書；（四）養性（或作養生）之書十六篇，現存的只有論衡。自紀篇說：「吾書亦才出百。」據此，論衡當有百餘篇。本傳說論衡八十五篇，現缺招致一篇。

王充是漢代最偉大的唯物主義哲學家，他的一生，都是在鬥爭中。春秋繁露和白虎通義所宣傳的宗教迷信和唯心主義思想，是當時封建統治階級進行統治的理論根據。王充正是針對這些反動思想進行鬥爭，他的思想是與勞動人民的利益相符合的。

在自然觀方面，王充發展了道家「天道自然」觀點，反對目的論；主張氣一元論，反對「天」有意地生出萬物來的唯心主義觀點。在「形」「神」關係的問題上，他主張神滅、無鬼，反對神不滅、有鬼。在認識論方面，他主張感覺經驗是認識的來源，反對先驗論。在歷史觀方面，他主張歷史進化，古不如今，反對今不如古的復古主義。這就是說，

他的唯物主義思想，貫徹在他的整個系統中，成爲一個完整的唯物主義思想體系。

我們在這裏從論衡選出來的各篇，希望能把王充的唯物主義的思想的各方面都表現出來。

逢 遇

操行有常賢，仕宦無常遇。賢不賢，才也；遇不遇，時也。才高行潔，不可保以必尊貴；能薄操濁，不可保以必卑賤。或高才潔行，不遇，退在下流；薄能濁操，遇，在衆上。世各自有以取士，士亦各自得以進。進在遇，退在不遇。處尊居顯，未必賢，遇也；位卑在下，未必愚，不遇也。故遇，或抱滄行，尊於桀之朝；不遇，或持潔節，卑於堯之廷。所以遇不遇非一也；或時賢而輔惡；或以大才從於小才；或俱大才，道有清濁；或無道德，而以技合；或無技能，而以色幸。

伍員帛喜，俱事夫差，帛喜尊重，伍員誅死。此異操而同主也。或操同而主異，亦有遇不遇，伊尹箕子是也。伊尹箕子，才俱也，伊尹爲相，箕子爲奴；伊尹遇成湯，箕子遇商紂也。夫以賢事賢君，君欲爲治，臣以賢才輔之，趨舍偶合，其遇固宜；以賢事惡君，君不欲爲治，臣以忠行佐之，操志乖忤，不遇固宜。

或以賢聖之臣，遭欲爲治之君，而終有不遇，孔子孟軻是也。孔子絕糧陳蔡，孟軻困於齊梁，

非時君主不用善也，才下知淺，不能用大才也。夫能御驥馱者，必王良也；能臣禹稷臯陶者，必堯舜也。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，必有摧衡折軛之患；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，必有閉心塞意之變。故至言棄捐，聖賢距逆；非憎聖賢，不甘至言也，聖賢務高，至言難行也。夫以大才干小才，小才不能受，不遇固宜。

〔或〕以大才之臣，遇大才之主，乃有遇不遇，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。虞舜許由，俱聖人也，並生唐世，俱面於堯；虞舜紹帝統，許由入山林。太公伯夷俱賢也，並出周國，皆見武王；太公受封，伯夷餓死。夫賢聖道同，志合趨齊，虞舜太公行耦，許由伯夷操違者，生非其世，出非其時也。道雖同，同中有異；志雖合，合中有離。何則？道有精麤，志有清濁也。許由，皇者之輔也，生於帝者之時；伯夷，帝者之佐也，出於王者之世。並由道德，俱發仁義，主行道德，不清不留；主爲仁義，不高不止；此其所以不遇也。堯溷舜濁，武王誅殘，太公討暴，同濁皆麤，舉措鈞齊；此其所以爲遇者也。故舜王天下，臯陶佐政，北人無擇深隱不見；禹王天下，伯益輔治，伯成子高委位而耕。非臯陶才愈無擇，伯益能出子高也；然而臯陶伯益進用，無擇子高退隱，進用行耦，退隱操違也。退隱勢異，身雖屈，不願進；人主不須其言，廢之，意亦不恨，是兩不相慕也。

商鞅三說秦孝公，前二說不聽，後一說用者，前二，帝王之論，後一，霸者之議也。夫持帝王之論，說霸者之主，雖精見距，更調霸說，雖麤見受。何則？精，遇孝公所不得，麤，遇孝公所欲行也。故說者不在善，在所說者善之；才不待賢，在所事者賢之。馬園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；子貢之說

有義，野人不聽。吹簫工爲善聲，因越王不喜，更爲野聲，越王大說。故爲善於不欲得善之主，雖善不見愛；爲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，雖不善不見憎。此以曲伎合，合則遇，不合則不遇。

或無伎，妄以姦巧合上志，亦有以遇者，竊簪之臣、雞鳴之客是「也」。竊簪之臣，親於子反「二」，雞鳴之客，幸於孟嘗「三」，子反好偷臣，孟嘗愛僞客也。以有補於人君，人君賴之，其遇固宜；或無補益，爲上所好，籍孺鄧通是也。籍孺幸於孝惠，鄧通愛於孝文，無細簡之才，微薄之能，偶以形佳骨媚，皮媚色稱。夫好容，人所好也，其遇固宜；或以醜面惡色，稱媚於上，嬖母無鹽是也，嬖母進於黃帝，無鹽納於齊王。故賢不肖可豫知，遇難先圖。何則？人主好惡無常，人臣所進無豫。偶合爲是，適可爲上；進者未必賢，退者未必愚；合幸得進，不幸失之。

世俗之議曰：「賢人可遇，不遇亦自其咎也。生不希世，准主觀鑒，治內調能，定說審詞，際會能進，有補贍主，何不遇之有？今則不然，作無益之能，納無補之說，以夏進鑪，以冬奏扇，爲所不欲得之事，獻所不欲聞之語，其不遇禍，幸矣，何福祐之有乎？」

進能有益，納說有補，人之所知也；或以不補而得祐，或以有益而獲罪。且夏時鑪以炙濕，冬時扇以襲火，世可希，主不可准也；說可轉，能不可易也。世主好文，已爲文則遇；主好武，已則不遇。主好辯，有口則遇；主不好辯，已則不遇。文主不好武，武主不好文；辯主不好行，行主不好辯。文與言尚可暴習，行與能不可卒成。學不宿習，無以明名；名不素著，無以遇主。倉猝之業，須臾之名，日力不足，不預聞，何以准主而納其說，進身而託其能哉？昔周人有仕數不遇，年

老白首，泣涕於塗者。人或問之：「何爲泣乎？」對曰：「吾仕數不遇，自傷年老失時；是以泣也。」人曰：「仕柰何不一遇也？」對曰：「吾年少之時學爲文，文德成就，始欲仕宦，人君好用老。用老主亡，後主又用武，吾更爲武；武節始就，〔用〕武主又亡。少主始立，好用少年，吾年又老，是以未嘗一遇。」仕宦有時，不可求也。夫希世准主，尙不可爲，況節高志妙，不爲利動，性定質成，不爲主顧者乎？

且夫遇也，能不預設，說不宿具；邂逅逢喜，遭觸上意，故謂之「遇」。如〔推〕主調說，以取尊貴，是名爲「揣」，不名曰「遇」。春種穀生，秋刈穀收，求物得物，作事事成，不名爲「遇」；不求自至，不作自成，是名爲「遇」；猶拾遺於塗，撫棄於野；若天授地生，鬼助神輔，禽息之精陰慶，飽叔之魂默舉，若是者乃「遇」耳。今俗人旣不能定遇不遇之論，又就遇而譽之，因不遇而毀之，是據見效，案成事，不能量操審才能也。

注 釋

〔一〕子反，卽子發，淮南子道應訓：「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，楚有善爲偷者往見之，曰：『聞君求技道之士，臣，楚市偷也，願以技道齎一卒。』子發聞之，衣不及帶，冠不暇正，出見而禮之。……無幾何，齊興兵伐楚，子發將師以當之，兵三卻。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，齊師愈強。於是市偷進曰：『臣有薄技，願爲君行之。』發曰：『諾。』不問其辭而遣之。偷則夜出，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，子發因使人歸之。……明夕，復往取其簪，子發又使人歸之。於是齊師大駭，……則還師而去。」

「三」史記孟嘗君列傳：「孟嘗君至關，關法鷄鳴而出客。孟嘗君恐追至，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鷄鳴，而鷄齊鳴，遂發傳出。……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，賓客盡羞之，及孟嘗君有秦難，卒此二人拔之。自是之後，客皆服。」

譯 文

人的操守和行爲，有一直是好的，至於從政入官，却沒有一直是遇合的。因爲人的好和壞，是才性問題，遇合不遇合，是決定於時運。才幹高的，品行純潔的，不能保證他一定是富貴尊榮；能力差的，操守壞的，也不能料定他必然是地位低賤。有些人有很高的才幹和純潔的品行，沒有遇合，被排斥在下位；也有些能力薄弱和行爲卑劣的人，由於遇合，反而位居衆人之上。社會上有各種不同選拔士子的標準，士子也有各種不同的出路。有出路，在乎遇合，被斥退，在乎沒有遇合。所以地位高的，未必都是好人，只是有了遇合；地位低的，未必全是愚人，只是沒有遇合啊。所以遇合的或許行爲惡劣，也會在夏桀的王朝得到尊重；沒有遇合的就是操守純潔，也會在帝堯時代處在低下的地位。因此，遇合不遇合，不可以一概而論。有時賢德的人，做了昏君的輔佐；也有才大的人，反而屈服在小才的下面；或則都是大才，而所處的時代有好有壞；有的人雖是沒有道德，而依靠他的技能取得了任用；也有連技能都沒有，由於容貌長得美而蒙受寵愛。

伍員帛喜，都在夫差手下做官，帛喜被尊重，伍員被殺死，這就是操行不同的人同事一個君主的例子。或則操行相同而他們所事奉的君主不同，也有遇合或不遇合的，伊尹箕子便是。伊尹箕子

都是有才德的人，伊尹做了宰相，箕子當了奴隸，因為伊尹碰到了成湯，而箕子碰上了商紂。倘若臣子有賢才，又遇到好的君主，君主要想把國家治理好，臣子發揮他的才能來輔佐他，他們的步調偶然相合，那遇合是必然的。如果賢臣事奉不好的君主，君主並不想把國家治好，臣子雖忠心耿耿地去輔助他，由於趨向不同，不被信任，也是必然的。

也有賢德的臣子，遭遇到希望治好國家的君主，而終於得不到信任的，孔子孟軻便是。孔子在陳蔡斷了糧，孟子在齊梁受到困厄，並不是當時君主不想用好人，而是由於他們的才能太差，見解太低，不能任用大才的緣故。能够駕御千里馬的，必定是王良；能够使用禹稷臯陶等賢臣的，必定是堯舜。祇能駕御一天跑一百里馬的人，用他來調服千里馬，一定連駕轡上的橫木都要遭到毀壞；祇能認識一般人才的君主，要他去領導有才幹的大臣，一定發生扞格不通的事故。所以至理名言被拋在一邊，聖賢遭到了拒絕和打擊；他並不是有意憎恨聖賢，也不是不喜歡至理名言；這是由於聖賢的政治理想太高遠，至理名言不是隨便可以做到的。那麼，才大的人去求才小的人任用他，才小的人不能接受，得不到遇合，是理所當然。

至於才大的臣子，遇到了才大的君主，還是有遇合和不遇合的。虞舜和許由、太公和伯夷便是。虞舜許由都是聖人，都是生在唐堯的時代，都見到過帝堯，而虞舜繼承了帝堯的帝位，許由逃進了山林。太公伯夷都是賢人，都生在周朝，都見到過武王，太公受到了封爵，而伯夷却餓死了。照理說，聖賢應該是道同志合，步趨一致，可是對帝堯和武王說來，虞舜太公志行相合；許由伯夷操守

不同，這由於生長的時代，所處的環境不相適合啊。道雖同，而同中有異，志雖合，而合中有離。爲什麼這樣呢？因爲道理有精有粗，志趣有清有濁。許由是上古「皇者」輔佐之才，而生長在唐堯「帝者」的時代；伯夷是「帝者」輔佐之才，而生長在周武「王者」的時代。他們都是從仁義出發，都是依照道德的標準來行事。立意在推行道德，碰到混濁的局面，就不肯留下；立意在施行仁義，不合他高度的政治理想，也就不肯留下；這是他們所以沒有遇合啊。堯本混濁，舜亦不清，武王誅殺殘賊，太公征討暴亂，也是同樣的粗濁，在措施方面，又都是一致，所以能够得到遇合了。在舜取得了天下之後，皋陶輔佐他管理政治，北人無擇隱藏在深山裏不肯出來；禹取得了天下之後，伯益幫助他治理國家，伯城子高丟了官位去耕田；並不是皋陶的才幹比無擇好，也不是伯益的能力超過子高，但是皋陶伯益被任用，無擇子高退隱了。被任用，就是由於他們行爲相合；願退隱，就是由於他們操守不同。退隱後，形勢不同，身屈處在下，不願意出來，君主也不需要聽用他們的話，不用他們，他們也不懊悔，這是由於君臣兩方面彼此都不願意接近啊。

商鞅三次去勸說秦孝公，前兩次沒有被採納，後一次被採納了，因爲前兩次說的是帝王的道理，後一次說的是霸主的議論。把帝王的道理勸說霸主，就是說得非常精當也會遭到抗拒，換一套霸主的論調，即或說得粗疏，還是被接受的。爲什麼呢？那精當的正是孝公所不喜歡的，那粗疏的正是孝公所想做的啊。所以，勸說的人不一定要說得好，在乎聽話的人以你爲好就行了；才能不一定要賢，在乎你所奉事的人以你爲賢就行了。譬如（孔子的馬吃了人家的莊稼，馬被人扣住了，）養馬

人去和他解釋，理由並不怎樣高明，而莊稼漢就被說服了；子貢先去勸說，講得很有道理，而莊稼漢直聽不進去。又有一個吹奏管樂的人，能吹出很好聽的音樂，因為越王不喜愛，他便改變一下，吹出鄙野的聲音，越王聽了很高興。所以，在不想行善事的君主面前做善事，雖然做了善事，是得不到喜愛的；在做壞事的君主面前做壞事，雖是壞事，却不會受到憎恨。這是靠小小技藝來求得迎合，迎合上了，就得到遇合，迎合不上，就得不到遇合。

有的沒有技藝，妄想依靠不正當的手段來迎合上意的，也能够求得遇合，偷竊簪子的和會學雞叫的人便是。偷竊簪子的人，得到子反的親信；會學雞叫的人，獲得孟嘗君的賞識。由於子反喜歡會盜取東西的人，孟嘗君器重會假裝雞叫的門客，因為他們對於君上的事有所幫助，君上也依賴他，他們之所以獲得遇合，是應該的。或則對君主並沒有什麼好處，而得到君上的寵愛，籍孺鄧通便是。籍孺獲得漢惠帝的寵幸，鄧通得到漢文帝的喜愛，他們連一點兒微薄的才能都沒有，只是生的模樣標緻，皮膚柔嫩，顏色和悅。這種美麗的容貌是人人都喜愛的，他的遇合，也是應該的。還有那面貌醜陋的人，也能取媚君主，嫗母無鹽便是，嫗母被黃帝看上了，無鹽被齊王所選納。可見人的好壞，雖是可以預先看到，至於遇合與否，是無法預料的。爲什麼呢？君主的好惡是無常的，臣下們所進獻的，沒法子豫先都能猜中，偶然碰上了就是對的，只要取得君主的滿意就是好的。受到提拔的不一定是好人，被斥退的不一定是愚蠢的人，幸而中君主的意便會被提升，不幸而不中意便被斥黜。

社會上一般的意見是說：「賢人是應該可以遇合的，不能得到遇合，也是他自己的過失。所以人生對當世不必有所希冀，祇要對准君主的意圖，加以了解和揣摩，注意內心的修養，估計本身的能力，有明確的政治主張，並考慮到談話的方式，在時機到來時，把意見提供出來，對君主可以發生良好的作用，又怎麼會不遇合呢？現今不是這樣，做那無益的事，進獻沒有用處的說法，譬如在夏天裏送上了火爐，冬天裏送來了扇子，做的是君主不想做的事，說的是君主不想聽的話，沒有遭受禍害，已經算是幸運了，還想得到什麼福利嗎？」

貢獻才能對君主有益處，建納言論對事情有幫助，獲得信任，這是大家所承認的。可是還有對事情沒有什麼幫助而得到了福利，也有發生了好的作用反而遭到了處罰。以夏天送火爐來說吧，火爐可用來烘乾東西，以冬天送扇子來說吧，扇子可用來扇風生火。時世的情況雖是可以探求，君主的好惡是沒有憑准的，言論雖可以轉變，才能是不能立即改變的。當世的君主如果是好文事的，有文事的就可以得到遇合，當世的君主如果是好武功的，有文事的就沒有遇合的可能了。君主是好辯論的，有口才的人自然能够遇合，如果君主不好辯論，有口才的自然沒有遇合的希望了。好文的君主不喜武功，好武的君主不喜文事，好辯論的君主不重視實行，注重實行的君主又不好辯論。文事和言論，還可以臨時去學習，實踐和能力，不能在短期間內匆促的培養成功。學術如果不是早已熟習的，是不會成名的，如果不是一向出名的，是不會得到君主知遇的。匆忙中學一點本領，短期內所造成的一點小名，自然力量不够，也不能使君主對你有印像，又怎能針對君主的企圖來提供自己

的意見，又怎能使自己獲得任用而有所作爲呢？周朝有個人，屢次求官始終沒有遇合，年紀老了，頭髮白了，在路上暗暗地啼哭。有人問他爲什麼哭。他說：「我屢次求官一直沒有遇合，現在自己感傷年老過時了，所以啼哭。」問的人說：「屢次求官怎麼沒有一次遇合呢？」答道：「我年輕時，學習文事。學成了準備去做官，可是那時的君主喜歡任用老人；等到喜歡用老人的那位君主死了，後來的君主喜歡武事，我又改文去學武。武藝剛學會，那喜好武事的君主又死了。年青的君主繼承了王位，他愛任用年輕人，我的年紀老了，所以始終沒有遇合。」做官有一定的時運，不是可以求得的啊。像這樣的探求時代的需要，揣摩君主的意圖，尙且沒有結果，況那品節清高志氣遠大的人，不會因爲利祿打動他們的心意。他們性情品質已經成了定型，又怎肯爲了君主的眷顧而改變呢？

至於遇合的才能不是預先訓練好，勸說的話不是事前準備好，恰巧碰上了君主的高興，打動了君主的心坎，這才叫做遇合。如果是有目的地去推測，有準備地發言，來取得尊貴，這叫做揣摩，不叫做遇合。春天種田，生出了禾苗，秋天收割，收進了穀子，爭取什麼就得到什麼，做什麼就完成什麼，這都不叫遇合。沒有去爭取自然到來，沒有去做自然成功，這才叫做遇合，好像在路上拾到別人掉了的物品，在野外撿得拋棄的東西，如同天上降下來的，地底生長出來的，又像鬼神在暗中幫助他。例如：禽息的精魄，在陰間保佑，鮑叔的陰魂，在暗中幫助——那才算是遇合啊。現在一般的人，既不能確定遇合和不遇合的辯論，看到遇合的人就一致稱讚他，看到沒有遇合的人又從而說他壞話，這是從效果方面來看，從事情的成敗來看，所以不能判定人的德操和才能啊。